

独行西部

有一个男人
每年都会独自一个人千里迢迢地去看一片树
那片树总是让他双泪长流
尽管那片树下并没有长眠着一个他心爱的女人
但一到秋风乍起的日子
男人就会出门
那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

很远很远的 地方 有片树



彭懿 文 / 摄影



独行西部

很远很远的
地方
有片树

彭懿 文 / 摄影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片树 / 彭懿著. — 成都: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独行西部)

ISBN 7 - 5365 - 2671 - 7

I . 很 ... II . 彭 ... III .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7085 号

独行西部

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片树

作者: 彭懿

出版: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责任编辑: 颜小鹂 欧阳锦

整体设计: 赵晓音

责任校对: 伍登富

印刷: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销售: 新华书店经销

版次: 2001 年 8 月第一版, 2001 年 8 月第一次

印刷

印张: 1400mm × 1000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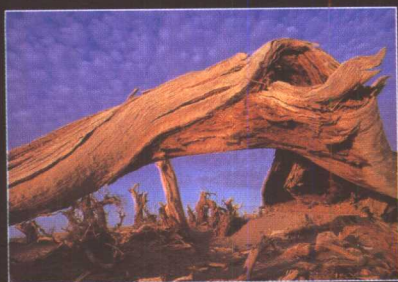
印数: 5000 册

书号: ISBN7 - 5365 - 2671 - 7 / I · 628

定价: 35.00 元







彭懿

作者简介

1958年出生于东北沈阳。

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昆虫专业。199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学艺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99年任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曾任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导演，报社编辑。现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著有幻想文学理论专著《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世界幻想儿童文学导读》，长篇幻想小说《与幽灵擦肩而过》《半夜别开窗》《妖孽》《魔塔》以及译著《风的旱冰鞋》《阁楼的秘密》《车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等多部。



攝影：夏 冰



目录

引子	一片属于你一个人的森林	2
1	一个男人，胡杨林里独自唱情歌	4
2	莫非说那片树下埋着一口生命之泉？	16
3	天边额济纳	20
4	一个土尔扈特人的后裔说，我们现在 搬到了过去的湖底	24
5	神话不朽	36
6	死之舞	40
7	树关于幸福的一段对话	48
8	风葬了树，还是树葬了风	54
9	和树一起不思不想地看日落	58
10	一片死亡的森林	66
11	天怒	74
12	又见旱魃	78
13	白鸟和它的那片白森林	82
14	生命留痕	92

15 因为我听到了生命的歌……	94
16 它们是魔沼，它们是蓝沼	100
17 黑甲虫和沙蜥	104
18 有棵树，那是一阕绝唱	108
19 沙妖	112
20 当额济纳河有水的日子	118
21 额济纳胡杨备忘录	126
22 大漠如歌	134
23 听一片古陶讲那过去的故事	140
24 长眠在这里真好	146
25 额济纳又多了一个来看树的男人	152
旅游提示	154



独行西部

很远很远的
地方
有片树

彭懿 文 / 摄影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引子

一片属于你一个人的森林



引子



我的心灵中不曾有片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树。

不要说密密一片了，一棵就行。它不必美丽，也不必参天，丑点、矮点、老点，甚至歪七扭八地爬满了青苔都行，只要我拥有那么一棵！它会听我絮叨，会撑我一把，会为我一个人落下几片漫天飞舞的秋叶……

可我那日渐干涸的记忆里，没有这样一棵树。

我也不曾去寻找。

然而，别的男人却不是这样，尽管记忆中不曾有这样一片相依为命的树，但他们却会去寻找！走上很远很远的路，找上几年，十几年，因为一旦找到了，那就是一片属于你一个人的森林了。

有人给我讲了这样的故事。

后来，我上路了。

再后来，我也开始为别人讲这样的故事了。

一个男人，
胡杨林里独自唱情歌



有一个男人，每年都会独自一个人千里迢迢地去看一片树。

已经连着去了五年。

那片树总是让他双泪长流。

那里不是他的故乡，那里他一个亲人也没有。

树下并没有埋葬着谁。尽管这个面容冷峻的男人总是选择一个秋风乍起的日子去看它们，但落叶飘零的树下，并没有长眠着一个他心爱的女人，那里也并没有发生过一段什么凄美悲凉的爱情故事。

他来，只是为了那片让他魂牵梦萦的树。

那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风沙弥漫，贫瘠干涸得近乎寸草不生。然而，就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腹地，有一个名叫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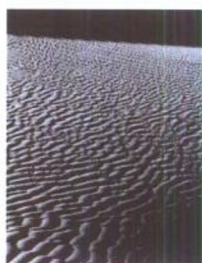
济纳的小地方，却长着一片“活着，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烂”的胡杨树。他每年都来，他说，以后他老了，哪怕是风烛残年了，爬也要爬来……

是什么让他如此地留恋这片树呢？

后来有人告诉了我，这男人是一位职业摄影师，那人还说，这男人是去那片悲壮苍凉的胡杨林里一个人唱情歌的。

我与他第一次相遇，是在甘南的拉卜楞寺，那是一个无雪无风的冬天。我逆着人流一眼就认出了他，这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西北汉子，因为在粗犷之下，他那张孔武有力的脸上透露出一种西北人少见的深沉，不，是一种阴柔吧。应该承认，这还是一个十分有魅力的男人。

他握住了我的手，说出了他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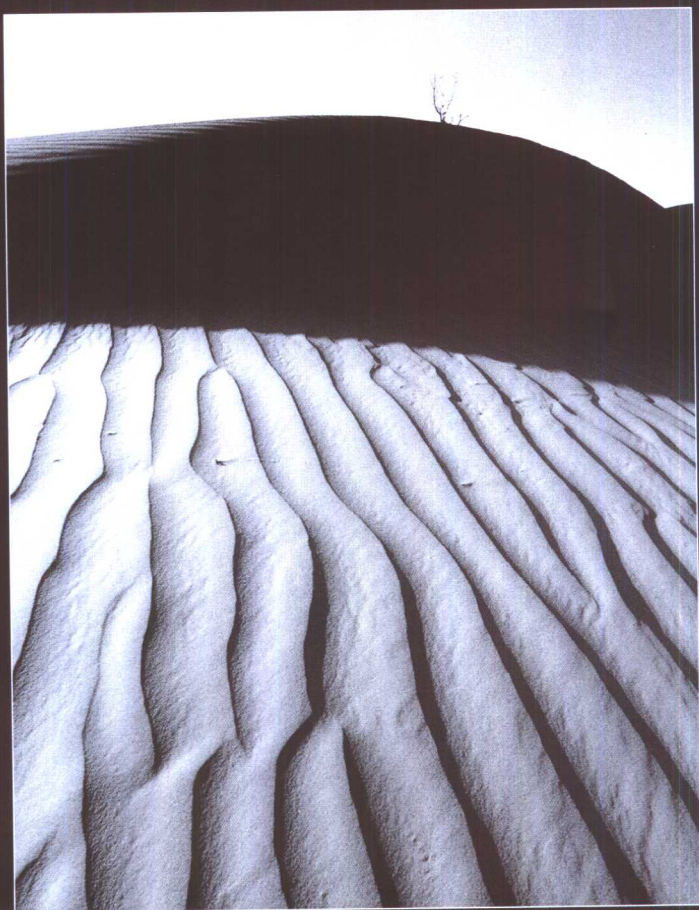
我说，聊聊你的故事吧。

他困惑地望着我说，我的故事一点都不浪漫。

不，我说，在如今这个男人正在堕落得索然无味的年代，还有一个男人，每年都会痴情而执著地去看一片沉默不语的树，难道这还不够浪漫吗？

他纠正我道：不是一片，过去我是去看一棵树。

一棵树？我在心底里叫了一声，你不是一个游吟诗人吧，每年在戈壁滩上风尘仆仆地走上几天，就是为了去看一棵树？





这该是怎样的一棵魔树呢？

那天，我听他用诗一般的语言为我描绘了那一棵树——

那是一棵胡杨树，孤零零的，长在额济纳的一片沙漠里。说真的，它能够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第一眼看到它时，心就悸颤了一下，当时正是大漠落日的一刹那，它那金黄灿烂的树叶被照耀得犹如一堆燃烧的篝火。我悸颤，还不仅仅是因为它美丽，而是它的孤独。你想，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一生被围困在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孤寂与死亡中，该是何等的悲哀啊！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它遭遇到的第一个生命，反正我站在沙脊上时，觉得它战栗了一下。不知是我还是它，开始呜咽起来：求求你，别走……

